

一到春天飞絮漫天 市民生活受到影响

把杨树柳树都砍了行不行



市民出行遭遇飞絮漫天。

杨柳吐绿的4月，北方城市漫天飘飞的杨柳絮，几乎成了一年一度让社会热议的“时令话题”。

根据预报，4月10日北京将出现第一次飞絮高发期，并一直持续到15日。有网友吐槽，飞絮仿佛是“春天的弹幕”。也有人提出：这么多飞絮，能不能把杨柳树砍掉换成其他树种？

飞絮进入高发期 “毛毛”都从哪里来

根据北京市气象台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发布的预报，4月10日-15日，北京市五环内城区将出现第一次飞絮高发期，主要飞絮树种为毛白杨。

杨柳飞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，由于树种及环境温度差异，在北京全市范围内，飞絮期一般从4月上旬-5月下旬，持续50天左右。在具体区域，如无明显降水、降温、大风等情况，飞絮一般影响20天左右，高发期一般一周左右。

漫天的飞絮，让“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”，这些“毛毛”来自杨柳树的雌株。雌花序授粉后生成一个个小蒴果，里面包着白色絮状绒毛，绒毛中藏着一些不到芝麻粒大小的种子。它们为了传播繁衍下一代，每逢春天，就“派出”这些白色絮状的绒毛，以风为媒，在城市中四散。

从北纬22°到北纬70°，从平原到海拔4800米都能见到杨树

的身影。

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曾对媒体表示，杨树长得特别快，两三年能起到防护作用，五六年就能成林，最高能长到30多米，具有很好的遮阴效果，如果没有杨树，北京的“绿色天际线”将会下降10米。

飞絮漫天的“杨家将”一直在守护城市

即便恼人的飞絮像雪一样飘飘洒洒，但不可否认，正是杨柳树的存在，让4月的北京换了颜色，有了绿意。

时间倒退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那时候的北京倒是没有飞絮的困扰，但4月的北京有着风沙的困扰。北京气象台沙尘资料显示：20世纪50年代，北京春季沙尘日数平均高达26天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北京城区仅剩行道树87公里，公共绿地476公顷，树木只有6.41万株。

如何用最短的时间让北京“绿起来”成了最迫切的现实。

所谓“十年树木”，时间紧迫，而彼时的国家尚无太多财力用于景观绿化。在这场“中国好植被”的树种选秀中，杨树、柳树凭借着适合北方土壤气候、易于繁殖成活、生长速度快、养护成本低等优势，脱颖而出。

它们不负众望，很快就在北京“安了家”，枝繁叶茂，为北京挡住了春冬季的风沙，成了拯救北京自然环境的功臣。

北京气象台沙尘资料显示：北京地区的平均沙尘天数，上世纪50年代为26天，上世纪60年代-80年代在10天-20天之间波动，上世纪90年代不到5天，2010年以后则下降到3天左右。

只是，当风沙日数渐少，杨树、柳树日益成熟，人们的注意力也逐渐转移到了飞絮上。“当时园林绿化工作者更多的是考虑怎么让北京尽快地绿起来，没有特别在意飞絮的问题。”国务院参事刘秀晨对媒体

表示。

喷药、变性、打针……多维度治理飞絮

渐渐地，杨树雌株成熟会产生大量飞絮这一事实成了“房间里的大象”，再也不能被忽视。

1994年起北京实施“百万雄鸡进北京”工程，希望淘汰飞絮杨树品种，但是以原有杨树庞大的基数来看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替代。

为了治理飞絮，北京没少想办法，杨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
对于已经存在的树木，则想办法“变性”，在产生飞絮的雌株上嫁接雄株接穗，变飞絮雌株为优良雄株。同时，在每年4月飞絮高峰期，结合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对杨柳树雌株进行高压喷水，减少飞絮影响。

必要的时候，还得给杨柳树“打针”。通过“抑花一号”花芽抑制剂控制杨柳飞絮，抑制减少90%的飞絮。

砍掉杨树柳树 换别的树行不行

虽然加强清理可以有效降低高峰期的飞絮量，但不能彻底杜绝杨柳飞絮。于是，有市民建议，把产生飞絮的杨树、柳树雌株全部砍掉，换成梧桐、槐树和银杏等其他树种，这样的办法可行吗？

张志翔明确表示反对，“不能因为飞絮就否认它们的生态贡献。杨树、柳树是增加北京城市绿量、改善生态环境的大功臣，一砍了之绝对要不得！”

而且，其他树种也有各自的缺点，银杏生长缓慢且果实难闻，法国梧桐每年春天也会漫天飞絮，国槐不仅树高不及杨树，垂下的“吊死鬼(尺蠖)”和洒落的树脂也让人不胜其烦。

更何况，杨树和柳树具有显著的抗大气污染的能力，主要表现在释氧固碳、降温增湿、减菌杀菌、吸收有毒有害物质等各个方面。对SO₂、Cl₂、HF等有害气体、颗粒物及重金属的抗性和吸收吸附能力极强，是城市园林绿化的优良抗污树种，抗大气污染能力优于国槐和侧柏。

数据显示，一株胸径20厘米的杨树，一年可吸收二氧化碳172公斤，释放氧气125公斤，滞尘16公斤。一株胸径20厘米的柳树，一年可吸收二氧化碳281公斤，释放氧气204公斤，滞尘36公斤。

北京林业果树科学研究院林木资源育种研究室专家白金对媒体表示，在北京，毛白杨是所有杨柳树品种中飞絮量最大的，可北京没有任何一个树种能达到毛白杨的生态效果。

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栽植的杨树、柳树都已长成大树，如果大量伐除，会引起城市环境质量和绿地景观的下降，造成更严重的生态损失。”张志翔说。

据中新网

一套只要几十元，名称却是“装扮玩具”

儿童彩妆品安全难保障

美妆普及时代，不少孩子小年纪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美妆盒，口红、眼影、腮红、指甲油一应俱全，但这些儿童美妆产品真的安全吗？

儿童彩妆品销售走俏

美妆的低龄化，与美妆行业高速发展、短视频日益普及不无关系。

如今，线下有各类美妆商店，线上有各种美妆商品，打开抖音、B站、小红书等社交媒体，可以看到不少美妆视频，其中不乏儿童化妆视频，并由此诞生了一批未成年美妆博主，其粉丝不少也是未成年人。

现在家长们又很重视培养孩子的各项技能，孩子参加弹琴、唱歌、跳舞等演出时，化妆几乎成了刚需。一些换装、化妆等益智类小游戏也成为儿童化妆的“启蒙老师”，不少儿童会模仿学习。

家长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。小时候偷偷穿妈妈的高跟鞋，用妈妈的口红，被发现了还要挨骂……但当80、90后成为新一代父母，他们开始主动给孩子买化妆品。考拉海购2020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儿童彩妆同比增长300%；2020年5月，儿童彩妆品的整体销售额同比

上年增长超1200%。

儿童化妆品安全吗？

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，儿童彩妆套盒种类繁多，里面会有唇膏、唇膏、腮红、指甲油、眼影、闪粉、修容膏、粉饼、粉扑、化妆刷等。

其包装大多绚丽可爱，在商品介绍页面会标称“健康”、“无毒”、“水溶配方”、“天然成分”、“温和不刺激”、“不含防腐剂”等，有些还会注明食品级环保儿童彩妆。

价格少则十几元，多则几百元。销量方面亦十分可观，不少产品月销量达1000多件，其中，一款27元的彩妆套盒有5000多人付款，商品页面显示热卖10万件以上。

家长们因为商品健康、安全的宣传和相对低廉的价格，为孩子购置了化妆套盒，但这些产品真的安全吗？

在儿童彩妆的买家评价区，“味道太冲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做的”“用了一脸的荧光粉，洗都洗不掉”“我家孩子用完有点过敏”“油腻腻，孩子太小不建议买，简直是灾难”等评价屡屡出现。

虽然儿童护肤领域，有一些知名品牌，但这些品牌极少涉及到彩妆领域，因此市场上售卖的



销售“三无”产品等行为；山西重点查处生产经营违法添加激素、抗感染类药物等问题产品、假冒伪劣化妆品、三无化妆品、无批准文号化妆品、违法宣称“药妆”“医学护肤品”和自制化妆品等违法行为；四川是对经营环节的驻留类儿童化妆品开展重点检查。

2020年底，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《2020年儿童化妆品生产企业专项检查公告》，26家儿童化妆品生产企业被点名。

近年来，国家也屡屡出手，对儿童化妆品生产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。

根据《儿童化妆品申报与审评指南》，所有明示适用于儿童的化妆品，均应按照要求申报。未明示适用于儿童的化妆品，其产品包装不得以图案或其他形式显示或暗示为儿童化妆品。

2020年11月，国家药监局在发布的《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规范(征求意见稿)》指出，宣称“婴幼儿、儿童使用的产品，应同时提交毒理学试验报告和产品安全评估报告”。

随着儿童化妆品尤其彩妆产品越来越普及，“有必要针对性加强监管，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、标准。”邓绩认为。

据中新网

网上种类繁多的儿童彩妆产品。

儿童彩妆套盒很多并非出自大品牌，多为小工厂生产。

记者注意到，电商平台上儿童彩妆套盒销量靠前的店铺里，不少显示是玩具旗舰店。一些店铺提供了检测报告、3C证书，以及彩妆检验报告，还有一些声称符合《化妆品卫生规范》要求，但也有部分店铺只是说菌落总数符合卫生规格，没有提供其他质检证明。

即使是店家晒出检测报告等，但若仔细辨认，会发现部分商家送检的样品名称是装扮玩具，并非化妆品，或者在送检、备案时只是显示为化妆品，并未加上“儿童”等字眼。

“儿童彩妆产品按照玩具的质检标准来走，会使产品的安全

性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障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，“毕竟里面的化学物质有可能进入到皮肤，甚至血液中去。”

“儿童皮肤容易感染，免疫力也较低，在化妆品检测上需要和成年人区别开来。”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邓绩告诉记者。

市场乱象频出 多地出手整治

近期，安徽、四川、山西等多省市对儿童化妆品市场进行监管整顿。

其中，安徽主要检查证照资质、原料安全、质量控制及有